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狐变聚宝盆 第二种人怒歼恶魔团

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①9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狐变;聚宝盆 / 第二种人;怒歼恶魔团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狐…②聚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狐变	1
聚宝盆	78
第二种人	127
恣歼恶魔团	317

狐 变

第一部 细菌大小的狐狸

春寒料峭，北风不断发出呼啸声，细雨令得视野模糊，天黑了，做甚么最好呢？自然是几个朋友围着火炉天南地北地胡扯。那一个晚上，我们正在享受着那样的乐趣。

所谓“我们”，是我和几个朋友，我们全在一位朋友的家中，这位先生有一个很少见的姓，他姓酒，而他恰口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酒徒。

这位姓酒的朋友的祖上，可能是满洲人，他们家中以前出过好几个大官，其中有一个从小就喜欢航海，所以在海外置下了不少产业，那晚，就在他祖上遗给他的一幢古老大屋中。

那幢屋子已有了多少年历史，连现在的屋子主人，也说不上来。不过屋子虽然老，却还很结实，一阵一阵风吹过，窗子一点也没有发出格格声。

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，都托着一杯主人供给的好酒，是以话题也多得难以记述，忽然间话头一转，一个朋友指着我：“卫斯理，你很喜欢写科学幻想小说，有一个题材，你一定想不到。”

如果你也是写小说的话，那么，你一定也会不时遇到相同的情形：有人热心地将小说的题材供给你。

喜欢供给他人小说题材的人，本身一定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，这是可以肯定的事，因为每一个写小说的人，至少都知道一点，用

别人供给的题材，写不出好小说来。

所以我对那位朋友的提议，反应并不热烈，但是我却也绝不拒绝。

因为既然可以作为科学幻想小说题材的事，一定是很古怪的事，而我喜欢听古怪的事，即使是古怪的设想，我也喜欢听。

我笑着：“请说。”

这位朋友先清了清喉咙：“宇宙究竟有多大，没有人可以回答，有一派科学家，提出的理论是，宇宙无时无刻不在扩大，扩大的程度很厉害，譬如说，每天都扩大一倍。”

几个人都静下来，听那位朋友发表伟论。

那位朋友呷了一口酒：“宇宙在扩大，地球也在扩大，如果地球上的每一样东西，都一天扩大一倍，作为在地球上生存的人类，是完全无法觉察出来的，是不是？”

另一个朋友笑了起来：“当然，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在扩大，就算一天扩大十倍，也是觉察不了的。”

那个朋友笑道：“我说的是一倍，而我的故事是，地球上每一样东西，都在扩大，其中有一人，忽然因为某种原因维持不变，那会怎样？”

这个朋友的假设立时引起了一阵讨论，这的确是很有趣的想像，如果有一个人维持不变，其它的东西都每天在扩大一倍，那么，到了第七天，一个原来六呎高的人，就会变成只有半寸大小了。

如果他继续维持不变，那么，他的身体，等于每天缩小一半。

那样的结果，他可能缩得比细菌更小，比原子更小，如果在那时，他还能够生存的话，那么，在他眼中看出来的世界，不是奇妙至极的么？

我在大家热烈的发言中，也参加了一份，我道：“这个设想太妙了？这真是一篇极好的科学幻想小说的题材，可惜我写不出来。”

“为甚么？”那位朋友问。

“当然，你想想，执笔写那样的小说，需要多么丰富的学识？不

是对每一种物质的结构有着彻底的了解，怎能写得出来？这个人到最后，小得可以看到水的分子，水的分子结构，你能详细描述出来吗？那时，他应该看不到水了，在他看来，水就像是一大堆黄豆一样，如果他继续‘缩小’，水的分子会愈来愈大，那时，一个水分子，就可以把他压死了。”

另外几个朋友笑了起来：“那么他岂不是没有法子喝水了，他只怕要渴死！”

这句听来很荒谬的话，在真有那样情形出现的时候，却是不折不扣的实情，所以，我们几个人，都一起轰然大笑了起来。

在我们轰笑中，我们都发现我们的主人，坐在沙发上，望着炉火，转着手中的酒杯，一言不发。

我首先停止了笑声，叫着他的名字：“博新，你为甚么不说话？”

博新忽然站了起来，在他的脸上，现出了一种十分厌恶的神情来，他瞪着我，粗声粗气地道：“我不觉得那有甚么好笑！”

所有人的笑声都停了下来，望向他。

虽然我们全是熟到不得了的朋友，但是作为一个主人，博新的行动、言语，究竟还是十分不礼貌的，如果他就此算了，那么，或许气氛只是遭到暂时的破坏，我们还可以转换话题，再谈下去。

可是，他在讲了那样一句话后，像是他心中的厌恶情绪还在迅速地增加，是以他又向着那个首先提出这种新奇有趣的假想的朋友道：“你也太无聊了，甚么不好说，怎么讲起那样无聊的话来？”

那位朋友涨红了脸，一时之间，不知该说甚么才好，过了半晌，他才道：“这……应该很有趣……”

我看看情形不对，好朋友可能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小问题，而无缘无故地吵起来，是以我忙打了一个呵欠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回家了！”

另外两个朋友也勉强笑道：“是啊，打扰了你半天，该走了！”

本来，在我们几个熟朋友之间，是谁也不会说那样的客套话的，可是这时候，酒博新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，各人都觉得很尴尬，

是以讲话也客气了起来。

酒博新勉强笑了一下：“好，那么，再见了！”

他话一说完，就自顾自转过身，上了楼。

我们平时都知道他这个人的脾气多少有点古怪，但是他这样的行动，却也颇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有几个朋友，甚至已怒形于色，拿起挂在衣架上的大衣，穿上了就向门口走去。

一时之间，所有的人都走了，只有我还站在炉边。

最后离开的那朋友，在门口停了一停，向我道：“你为甚么还不走？还在等甚么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不等甚么，但是我现在不想走，我看博新的情绪很恶劣，他可能有甚么心事，在他需要朋友的时候，我们不该离开他！”

那朋友冷笑一声：“他需要朋友，哼！”

他在“哼”了一声之后，重重关上门，走了。

我在炉边坐了下来，慢慢喝着酒，刚才，炉边还只听得此起彼伏的笑声，大家争着来说话，但这时却静得出奇，只有客听一角那只古老的大钟在发出“滴答”、“滴答”的声音。

我大约独自坐了半小时，才听得楼梯上脚步声传了下来，我并不抬头，因为我知道除了博新之外，不会有第二个人。

脚步声一直传到我的近前才停止，然后，便是博新的声音：“他们全走了？”

我身子向后靠了靠，抬起头来。

我发现博新的神色很苍白，神情也有一股异样的紧张，我略为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：“他们全是给你赶走的。”

酒博新的双手掩住了脸，在脸上抹着，然后又缓缓地移了开去，他在我的对面，坐了下来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站了起来：“现在，我也告辞了！”这一次，他的反应却来得十分快，他忙道：“等一等，你别走！”

我望着他：“我们是老朋友了，如果你有甚么心事，可以对我说。”

博新挥了挥手，像是想挥走甚么虚无的幻像一样，他苦笑了一下：“没有甚么，我没有甚么心事，嗯……你们，你们刚才在说的那种事，真有可能么？”

他像是经历了很大的勇气，才发出了这一个问题来的。我摊了摊手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甚么时候，你变得那么敏感？我们只不过在讨论着一篇科学幻想小说的题材，你联想到了甚么？”

他又低下了头，双手托着头，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你来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

我的心中，充满了疑惑：“看甚么？”

博新并不回答我，他只是向楼上走去，我只好跟在他的身后。

我知道他的书房是在二楼，可是在进了他的书房后，他从一个抽屉中取出了一串钥匙，又带我上三楼去，我忍不住道：“你究竟要我看甚么？”

他仍然不出声，一直向上走着。

我到过这幢古老大屋不止一次，但是我却也从来未曾上过三楼，这时，我才知道，在通向三楼的楼梯口，有一道铁门拦着。

他用一把钥匙打开了铁门，将铁门推开。

我只觉得气氛愈来愈神秘，是以不得不说几句笑话，想使气氛变得轻松些，我道：“原来你还有大批宝藏，藏在三楼！”

他却似乎并不欣赏我的话，只是回头，向我瞪了一眼：“跟我来。”

我无法可施，只得跟在他的后面，走上楼梯去。

三楼有铁门拦着，当然是不会经常有人上来的，但是也一定经常有人打扫，是以到处都十分干净，并不是积尘老厚的那种可怖地方。

我心中十分疑惑，因为我不但不知道何以他今晚突然失态，

而且,我也不知道他究竟要我去看一些甚么东西。

我也没有去问他,因为从他的神情上,我知道就算问他,他也不肯说的。

而且,这房子只有三层高,大不了他要给我看的東西是在天台
上,那我也立时可以看到的了,又何必问,去碰他的钉子?

我跟在他的后面,到了三楼,他又用钥匙打开了一扇门,一打
开门,他就着亮了灯,那是一间很精美的书房,四面墙壁上,全是书
橱。

我跟着他走了进去,直到这时候,我仍然不知道他的葫芦中卖
的是甚么药。

他来到了写字台面前,写字台上,放着普通的文具,还有一只
高高的木盒子。他一句话也不说,面色苍白得很可怕,我看他打开
了那盒子,捧出了一具显微镜来,放在桌上,然后,又着亮了台灯,
照着显微镜。

这时候,我已经知道,他是要我从显微镜中去观察甚么东西
了。

然而,我的心中,疑惑也更甚。他不是生物学家,我也不是,他
神情那么严肃,要我在显微镜下,看一些甚么古怪的东西?

他拉开抽屉,取出了一只小小的盒子,取出了一片玻璃片,放
在显微镜的镜头之下。

然后,他将眼凑在显微镜上,调节了一下倍数,抬起头来。

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,我不禁吓了一大跳,因为他面上的肌肉
不由自主地跳动着,看他的样子,像是才被疯狗咬了一口一样。

他的声音也有点发颤,他道:“你……来看!”

他那一句话,总共才只有三个字,但是却顿了两顿,我心中的
好奇到了顶点,是以我一听得他叫我过去看,连忙走了过去。

他还僵立着不动,是以当我来到了显微镜前面的时候,要将他
推开些。当我碰到他手的时候,我只觉得他的手比冰还冷。

那时候,我已经急不及待了,我也不问他的手何以如此之冷,

立时就将眼凑到了显微镜上。

当我看清楚了显微镜头之下,那两片薄玻璃片夹着的标本时,我呆了一呆,立时抬起头,又揉了揉眼睛,心中告诉自己:一定是看错了!然后再凑上眼去看。

但是,我两次见到的东西,全是一样的!那是一只狐狸。

别笑,我的的确确,在显微镜中,看到了一只狐狸!

我再次抬起头来,虽然在我的面前没有镜子,但是我也知道我的神情一定古怪得可以。

我甚至感到自己的脖子有点僵硬,我转过头去,向博新看了一眼。

博新的神色,仍然那么苍白,他只是怔怔地望着我,一声也不出。

我呆了大约有半分钟之久,然后,又第三次凑眼在显微镜上,仔细看去。

这一次,我有心理准备,虽然事情怪异得难以想像,但是我还不致于一看到显微镜中看到的東西,便立时抬起头来。

我定神看看,不错,那确然是一只狐狸。

在显微镜中看来,那狐狸尖尖的嘴,大而粗的尾,还有四只脚,那不是狐狸是甚么?虽然它小,但是它身上那浓密的狐毛,也可以看得很清楚,那实实在在是一只狐狸!

我这一次,看了好几分钟,才抬起头来。

我在抬起头来之后,先看了看显微镜镜头放大的倍数,那是两千五百倍。

然后,我又将镜头下的标本玻璃片拿出来,向灯照着,用肉眼来看,几乎甚么也看不到,硬要说看得到的话,也不过是两片玻璃片中,依稀微尘也似的一点黑色而已,那一点黑色,自然就是我在显微镜中看到的那一只十十足的狐狸了。

我又将那标本玻璃片,轻轻放了下来,再转头向博新望了过去。

我望了他半晌，才道：“这……这是甚么？”

博新忽然笑了起来，虽然他的笑容十分骇人，但是他总是在笑着，他道：“这是甚么，你不知道么？这是一只狐狸啊！”

我急忙道：“别开玩笑，这是一个细菌，博新，你有了一个伟大的发现。从来也没有一个生物学家，发现一个和狐狸一样的细菌！”

博新的面色更苍白，书房中的光线并不强烈，是以乍一看来，就像是他的脸上，涂上了一层白粉一样。

他喃喃地道：“我自然宁愿那是一个细菌，但是它的确是一只狐狸！”

我也笑了起来，然而我的笑声一样十分怪异，就像是我的喉咙中有甚么??着一样，我道：“比细菌还小的狐狸，我真怀疑你如何捉到它。”

博新却一本正经地道：“不是我捉到它，是我父亲捉的。”

我和博新认识了很多年，我只知道他的老太爷早已死了，那么，这狐狸自然被捉到很久了。那时，我心中着实乱得可以，虽然有着不如多少问题想问他，但也不知从何问起才好。

博新又道：“这狐狸才捉到的时候，和普通的狐狸一样大，可是它却愈来愈小，直到小到现在那样子，被夹在标本片之后，才停止了缩小！”

我仍然怔怔地望着他。

博新又道：“这和你们刚才在说的——不是很相像么？宇宙间的一切，都在不断扩大，如果有一个人——不，一只狐狸，停止扩大的话，那么，它就变成不断地在缩小了！”

我听得他的话中，好像还在隐瞒着甚么，但是却实在无暇细究，我只是叫道：“可是我们在讲的，只是一种假设，一种幻想！”

博新道：“然而，这却是事实！”

我望了他半晌，将这件事情从头至尾地想上一想，我觉得其中的漏洞实在太多，是以我不由自主笑了起来。

博新像是怪我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还要发笑，是以他瞪大了眼望着我。

我挥着手：“这实在是很无稽的，照你说来，那狐狸是每天缩小了一半？”

博新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。

我又道：“如果它每天缩小一半，那么，只要几天功夫，它就小得和一只跳虱差不多了。”

博新的回答，仍然很严肃：“是的，几天功夫，它就小得和一只跳虱差不多，我父亲将它关在一只很小的玻璃盒之中，它还在不断地缩小，终于小得连肉眼都看不见了，才将它夹在玻璃片中。”

“夹在玻璃片中之后，它就不再缩小了？”

“不是，开始的时候，只要用二十五倍的放大镜，就可以看到它，但是到后来，却要用两千倍的放大镜才能够看到它！”

我“嘿嘿嘿”地干笑了起来：“那么，它是甚么时候死去的？”

我只当那一问，一定可以将博新问住了，谁知道他仍然十分正经地道：“它死了之后，才停止缩小！”

我的声音也变得有些异样，我道：“你是说，它一直到那么小，被夹在玻璃片中的时候，仍然是活的？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？”

博新的神情显得很悲哀，他缓缓摇着头。

我一步跨到了他的身前：“那么，你看到过它在玻璃片之中的活动？”

“我没有看到过。”

“谁看到过？”

“我的父亲。”博新回答着，他的神情又变得很古怪起来，像是不愿意多说甚么。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那是你父亲告诉你的？他为甚么将这件事秘而不宣？”

博新的声音突然发起抖来，道：“他本来是想要宣布的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他讲到这??,突然接连向后,退出了好几步,坐在一张椅子上。接着,他双手掩住了脸,身子在不住地发着抖。

我来到了他的身前,双手按在椅子的扶手上:“究竟又发生了甚么事?”

博新的身子愈抖愈是剧烈,当他的双手从他的脸上移下来之际,使人担心他的手指会一根一根抖落下来!

他道:“我们是好朋友了,卫斯理,今天我和你讲的事,你绝不能对任何人说起!”

我望着他,过了好久,他才用哭一样的声音道:“我父亲,他……他也开始缩小了!”

我一听得他那样说,身子不由自主,跳了一跳,我按在椅柄上的手,也在微微发抖。第二部:半寸大的小死人

我望着他,他望着我。

过了好久,他才向一个抽屉,指了一指。

我连忙拉开了那抽屉来,那抽屉之中,有一只银质的盒子。

我又回头望了博新一眼,博新点了点头,我忙将那银色的盒子自抽屉中取了出来,放在桌面上,然后,我将盒盖打了开来。

在打开了盒盖之后,我看到在银盒之中,是白色的绸缎衬垫,在衬垫之上,是另一只一寸来长的长方形的白金盒子。

博新的声音发着颤:“你揭开这只白金盒子的盖,就可以看到……我的父亲!”

我的手指已经碰到那白金盒子的盖了,可是我却手软得无法揭开盒子的盖来,我突然转过身,大声道:“好了,博新,我承认你很成功,你编造了那样一个神奇的故事,又制造了那么诡异的气氛,使我不敢打开那盒子来,你成功了!”博新望着我,一声不出。

我又道:“现在,你可以告诉我一切只不过都是你玩弄的把戏!”

博新缓缓地摇着头:“但愿是那样,可惜事实上并不如此!”

我冲到了他的身前,抓住了他的肩头,用力摇着:“你胡说,那

盒子只不过一寸来长，放一只手指头也放不下去，何况是一个人！”

博新的神情，反而镇定了下来：“你不必向我追问，你只要打开盒子来看看，就可以知道，我并不是在开玩笑！”

我缩回手来，一面望着他，一面又退到了桌边。

我拿起那只白金小盒子来，凑到了灯前，揭开盒盖，在白金盒子之中，是一只密封的玻璃盒，在那玻璃盒子中，躺着一个人，一个身子不过半寸来长短的人，一个小得那样的小人！

我立即想说，那是一个雕刻得十分精美的人像，可是我却没有说出口来。

因为那句话，就算说出了口来，也一定只是自己在欺骗自己而已！

世界上是不可能有那么精美的雕像的，那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人，他虽然小，但在灯光的照映之下，我可以看到他每一根头发，有的头发已花白了，有的还是黑色的，他和博新很相似，他的胡子很长，他脸上皮肤的皱纹，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，我都可以看得出来。

他决不是雕像，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，一个已死了的只有半寸长的人！

我立时合上了白金盒盖，双手发着抖，又将白金盒放在银盒之中。

我呆立在桌前，好久未曾转过身来。

过了好半晌，我才听得博新道：“你看清楚了，那是不是我的父亲？”

我缓缓转过身来，伸手在自己的脸上用力抹着，那样，可以使一个昏乱中的人，脑子变得清醒些，但是那时，我一样觉得昏乱。

我呆立着，苦笑着：“看来，那不像是在开玩笑，是不是？不像！”

博新是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话，他只是自顾自地道：“他是自杀的。”

我也自顾自地在说着：“看来，他如果再缩下去，也会变得像细

菌一样！”

博新抬起了头来：“你为甚么不问我经过的情形怎样？”

我像是机器人一样，重覆着博新的话：“那么，经过的情形怎样？”

博新吸了一口气，他站了起来，拉开了一个柜子，拿出了一??酒来，拔开了盖，对着瓶口，大口喝了三口。我从来也没有感到比这时更需要喝酒，我伸手在他的手中，将酒抢了过来，也连喝了三大口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博新抹了抹自他口角中流出来的酒：“我父亲是一个很古怪的人，我们住在屋中，只有三个人，我，他，还有一个老仆，他往往在三楼的书房中，十天八天不下来，成为习惯，他不让人家去打扰他，那时候，我十五岁，正在中学念书。”

我又拿起酒瓶来，喝了一口酒。

“那天，”博新继续说：“我刚踢完球回到家中，老仆就来对我说，父亲这几天的胃口很不好，送进去的饭，只吃几口，就塞出来了，可能是身体不舒服，叫我上去看看。”

我道：“你去了？”

“我没有去，”博新摇头：“我已说过了，他是一个怪人，不喜欢人家去打扰他，可是当我洗好了澡之后，他就用内线电话叫我去，那是我一生之中，最难忘记的一天！”

我问道：“当时，你看到他的时候，情形怎样！”

博新将酒自我的手中接了过去，又接连喝了几口，才道：“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身子已只有八寸高了，他站在桌上，我险些昏了过去，他叫我镇定，说是有非常的变故发生在他的身上！”

博新苦笑了一下，又道：“奇怪的是，他的声音，和普通人一样，他告诉我，他的身子开始缩小，他每天缩小一半，他知道自己无法活下去，因为在他之前，有一只狐狸，是他所养的，也一直在缩小，小到了只有细菌那么大。他说，他想不到那时候才死，他要自杀，他吩咐我，在他死后，一定要用真空来保存他的??体，使他的??体不

致败坏！”

博新的神情愈来愈古怪，他又道：“我那时，就像是在做噩梦一样，从那时起，我一直陪着他，他一直在缩小，直到他终于自杀死去，他的身子才停止了缩小，那时，他只有半寸长短了！”

我怔怔地听着，博新又道：“现在，你知道我为甚么听到你们讨论那样的事，会忽然变得如此失态的原因了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到这时候，我自然明白了。

我们又默然相对了很久，我才道：“那么，你一直不知道那是由于甚么原因？”

博新摇着头：“不知道，我相信没有人知道是为了甚么原因？”

我皱着眉：“为甚么你一直将这件事秘而不宣？你可以将这件事公开出来，那么全世界的科学家就都会集中力量来研究这件事！”

博新望了我半晌：“这样的事，如果发生在你父亲的身上，你会么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因为博新问得很有道理，这种事情，如果发生在我亲人身上，我也会隐瞒下来的。

我又转过身，再打开那盒子来，凝视着躺在玻璃真空盒中的博新的父亲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：“你的意思是，这件事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？”

博新呆了半晌：“我好像有一个预兆，我也会和那只狐狸以及我父亲一样，有朝一日，我会每天缩小一半，小得像一只细菌一样！”

一阵莫名的恐惧，突然袭上了我的心头，我立时厉声斥道：“别胡说！”

他道：“但愿不会，但如果真有那一天，要请你来帮我的忙。”

我连声道：“胡说！胡说！”

而博新一直没有出声，然后，我们一起离开了三楼，回到了博新的书房中。